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他的嫉妒心想要探測這世界：被動情感的主動性

His Jealousy Longs to Plumb the Universe: On Active Passion

doi:10.6637/CWLQ.2010.39(4).171-197

中外文學, 39(4), 2010

作者/Author： 陳佩筠(Pei-Yun Chen)

頁數/Page： 171-19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0.39\(4\).171-197](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0.39(4).171-19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他的嫉妒心想要探測這世界： 被動情感的主動性

陳 佩 筠

## 摘 要

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並非一部往事再現之作，而是以「馬歇爾成爲作家」這個主題，不斷衍生發展的一段經歷與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令他受挫最深的大概莫過於他與阿爾貝蒂娜 (Albertine) 之間糾葛的愛戀。這段戀情從第二卷馬歇爾的少年時代開始，一直持續到第六卷〈女逃亡者〉阿爾貝蒂娜意外死亡作結，我們有充分理由推斷，阿爾貝蒂娜與馬歇爾彼此的相互關係在馬歇爾認識自我的路徑上有絕對不容忽視的重要性。本文意圖由斯賓諾莎 (Spinoza) 的《倫理學》以及德勒茲的《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兩書中關於被動情感 (passive affections) 以及愉悅的被動情感 (joyful passive affections) 的說法，來理解馬歇爾與阿爾貝蒂娜的愛戀中的關鍵情感：「嫉妒」，並指出嫉妒雖然是被動情感，卻可能蘊含某個程度的主動性。馬歇爾的嫉妒之情由阿爾貝蒂娜的臉所引發，阿爾貝蒂娜的臉「表現」，這個表現引發了更多的「問題」，並且讓受牽連的人事物都「動」了起來。嫉妒內蘊著詮釋的渴望，它與解釋行動一同發生。馬歇爾的行動表現在他熱切地試圖去解釋，又正在他不間斷的解釋行動中，他愈得以認識自我。因此，

---

\* 本文 99 年 3 月 29 日收件；99 年 7 月 27 日審查通過。

陳佩筠，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外文學·第 39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71-197。

本文主張馬歇爾的創造活動並非是一個由無到有的突現狀態，而是以馬歇爾的感受力（capacity of being affected）為動力，不斷開展的生成活動。

**關鍵詞：**普魯斯特，斯賓諾莎《倫理學》，嫉妒，德勒茲《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被動情感

# His Jealousy Longs to Plumb the Universe: On Active Passion

Pei-Yun Chen\*

## Abstract

Marcel Proust's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is not meant to recollect what has been lost in time, but to narrate a long apprenticeship of Marcel's becoming a writer. Nothing frustrates Marcel more than his smothering love journey with Albertine in the apprenticeship. Beginning from Marcel's teenage years and ending in Albertine's sudden death, their love, fairly speaking, bears indispensable significance in Marcel's apprenticeship of becoming a writer and himsel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recurring "jealousy" in Marcel's love for Albertine in terms of passive affections and joyful passive affections in Spinoza's *Ethics* and Deleuze's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ven in jealousy, as a passive affection, the power of action comes into play. Marcel's jealousy is provoked by Albertine's face; her face "expresses." That is to say, this expression causes "problems" and drives everything/everyone involved to "act." Jealousy is intrinsically involved with explication; in other words, its happening coincides with the acts of explication. Marcel's power of action is laid bare in his desperate attempt at explication, and it is exactly in his explicating act that he becomes himself. This paper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maintains that Marcel's act of creating is by no means an emergent state *ex nihilo*, but rather, it is a ceaseless process of becoming developed and driven by Marcel's capacity of being affected.

**Keywords:** Proust, Spinoza's *Ethics*, jealousy, Deleuze's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passive affections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以下皆簡稱為《追憶》）並非一部往事再現之作，而是以「馬歇爾成爲作家」這個主題，不斷衍生發展的一段經歷與過程。或者，如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普魯斯特與符號》（*Proust et les signes*）一書中所言，是由客觀的失望與主觀的補償交互作用而發展的，更或者，與其說整部作品在敘述馬歇爾成爲作家的過程，不如說是馬歇爾成爲自己的過程。馬歇爾最終——事實上，這部作品不斷傳達作品自身是一個不會完成的過程，說「最終」可能不合適，此點呼應《追憶》的時間結構是一個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故事——是要「成爲自己」、「認識自我」，<sup>1</sup> 這個通往自我的道路卻充滿挫折與痛苦。其中原因包括許多，例如：馬歇爾總覺得自己沒有文學天份，寫作之路終將失敗；或者他有時甚至對文學失望，以爲文學不能揭示深刻的真理；又或者，馬歇爾對於人名、地名充滿著迷與想像，想像與經驗之間卻往往不相符合。另外，「經驗」雖是貫穿整部作品的另一大主題，馬歇爾對於經驗稍縱即逝性質的諸多描述卻透露某種憂鬱的情懷，因此在最末卷〈失而復得的時間〉中聲稱

---

<sup>1</sup> 關於《追憶》的一大主題「自我」的相關研究，可參見麥爾孔·鮑義（Malcolm Bowie）、賈許·蘭迪（Joshua Landy）、以及柏·厄爾（Bo Earle）的研究成果。鮑義以星雲的比喻來說明馬歇爾既單一又多元的自我，相較於一個完整的自我，鮑義較傾向於強調馬歇爾的自我是片段式的、分散的，因此說「聖盧……讓敘述者最後得以從渾沌的星雲變成一個單一的自我，但即使有這麼一個強化的自我，在小說先前的渙散、難以成形的自我意象依然清晰而複雜。早先的爆裂與分散，在讀者的想像中已有無可抹滅的地位，成了全書我們最難忘、最珍愛的片段」（25-26）。蘭迪則以美學傳記（*aesthetic biography*）的角度論述馬歇爾自我形塑的過程。他認爲普魯斯特的書寫藝術正在於他在「自我」的主題上同時涵括了歷時性與非歷時性兩個面向。厄爾則從不由自主的回憶以及敘事的角度切入，探討馬歇爾自己與敘事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真正的天堂就是已失去的天堂」(VII 197)。<sup>2</sup> 在馬歇爾成爲作家、認識自我的過程中，使他受挫最深的大概莫過於他與阿爾貝蒂娜(Albertine)之間糾葛的愛戀。這段戀情從第二卷馬歇爾的少年時代開始，一直持續到第六卷〈女逃亡者〉阿爾貝蒂娜意外死亡作結，我們有充分理由推斷，阿爾貝蒂娜與馬歇爾彼此的相互關係在馬歇爾認識自我的路徑上有絕對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阿爾貝蒂娜最廣爲人知的特點正在於她那無法穿透的神秘，或者說，阿爾貝蒂娜無論在言語上或形態上都有令人捉摸不定的成分。馬歇爾始終無法全然掌握阿爾貝蒂娜，無法分辨阿爾貝蒂娜話語中的真偽、她的行蹤、她的交遊狀況，即使馬歇爾把阿爾貝蒂娜從巴爾貝克帶到巴黎共同生活，並且加以二十四小時監視，仍舊鎮日惶惶、困惑重重。馬歇爾囚禁阿爾貝蒂娜，自己卻先成了囚犯，乃至於覺得自己距離書寫越來越遙遠，甚至感到「幸福是不可能的了」(V 441)。

馬歇爾以爲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一個言行一致、真實完整的阿爾貝蒂娜，一個不存在任何秘密的形象，而不是一個未知陌生的、可能的世界。他說：「我所尋覓的那個形象，那個使我恬適，使我願意傍著她死去的形象，並不是有著一段陌生生活的那個阿爾貝蒂娜，而是一個儘可能讓我感到熟悉的阿爾貝蒂娜……一個並不是作爲某個遠處世界的表徵，而是……除了和我在一起，和我一模一樣，再也不要任何東西的阿爾貝蒂娜，一個作爲確確實實屬於我的東西的形象，而不是未知世界的化身的阿爾貝蒂娜」(V 76)。然而馬歇爾得到的，卻是一個讓他更加陷入痛苦與困惑的深淵。馬歇爾想要「認清」阿爾貝蒂娜的「真面目」，無論這個真面目存在不存在，他總是相信阿爾貝蒂娜的容顏背後必然

---

<sup>2</sup> 以下關於《追憶》的頁碼參照皆爲聯經版中文本頁碼(筆者於必要處對譯文加以修改)，卷數以羅馬數字標示，後爲分卷之頁碼。

隱藏著不可穿透的秘密，因此，當他凝望她的臉時，便即刻引發懷疑與嫉妒。「有時候，阿爾貝蒂娜臉色突然起火，雙目閃爍，我感到，彷彿有一道情熱的閃電無聲地劃過她的回憶區，她的回憶在回憶區內不斷發展，我卻一無所知，要企及這一地區，簡直要比登天還難……在這張泛著紅暈的臉龐後面，我感到蘊藏一個萬丈深淵，蘊藏著我未認識阿爾貝蒂娜以前那些無止無盡的夜晚」（V 414）。

阿爾貝蒂娜千變萬化的表情與神秘難解的謊言緊緊糾纏在一起，構成一個封閉而完整的統一體，她那張「表情豐富的臉，既顯出心不在焉的樣子又一絲不變地保持著瞬時前的表情。這似表情非表情的定像猶如死寂一般凝重。我們說不出這神色對那些事情究竟是表示譴責，還是贊成，是了解還是無知。她的表情只是跟臉上各部分發生關係。鼻子、嘴巴、眼睛形成一個完美和諧的統一體，但跟臉外的世界是隔絕的」（V 372）。在馬歇爾與阿爾貝蒂娜的交往過程中，他破解阿爾貝蒂娜的表情與謊言的意圖每每失敗，然而馬歇爾愈是挫敗，阿爾貝蒂娜又愈益引發馬歇爾的焦慮與嫉妒。倘若「自我」是整部《追憶》的一大主題，馬歇爾在這個階段的自我認識過程是經由他與阿爾貝蒂娜兩人的相互關係而開展的，這個階段的馬歇爾無疑飽受嫉妒之苦。簡要而論，他的痛苦可說是來自他如此熱切想要找到一條可以穿透阿爾貝蒂娜的表象（她的容顏、她的身體）以通往「他者」的內在，通往一個未知世界的路徑。因此馬歇爾在飽受嫉妒之苦時，他自問：「有什麼書畫雕刻能夠給我打開一個走出自身的出口，使我走上個人之間的交流之路，繼而走向一條大道——這條路上通過的，是我們受其痛苦才能獲得認識的東西，即他人的生活？」（V 415）。

馬歇爾在這個階段裡，無論是對自我的認識，或是對阿爾貝蒂娜的監控與解譯都全然失敗了。這個失敗在經歷阿爾貝蒂娜不



告而別、繼而意外死亡後仍持續著，她「生前的離去和死亡使敘述者的心靈無可自拔地陷於失落，阿爾貝蒂娜還在活生生地折磨他」（鮑義 8）。這一方面是由於馬歇爾「想探究阿爾貝蒂娜做過什麼的妒性十足的好奇心是無邊無際的」（VI 98），另一方面也由於馬歇爾始終明白，自己爲了把阿爾貝蒂娜留在身邊而犧牲一切，這個情況並非出於偶然或者毫無原因，而是由於他有一種「受苦的需要」（VI 210）。這種痛苦透過情人的謊言而促成，謊言在受苦的人面前「創造了一個深邃幽密的世界，他的嫉妒心想要探測這世界」（VI 211）。這個世界正如德勒茲在《普魯斯特與符號》中所評述的，「愛人表現了一個我們感到陌生的可能的世界，暗示著、裹覆著、囚禁著一個必須被破譯的世界……所謂的愛情，無非就是試圖解釋、展現（*développer*）這些仍然裹覆在我們所愛的人身上的那些未知的世界」（7）。普魯斯特的作品一再強調，愛人的話語總是不可信任、充滿謊言，但是受苦的人卻寸步不離地守著痛苦的愛戀，這一點在斯萬（Swann）對奧黛特（Odette）以及馬歇爾對阿爾貝蒂娜的苦戀中可見一斑。奧黛特以及阿爾貝蒂娜的一舉一動都讓斯萬與馬歇爾飽受嫉妒之苦，正因為她們並不屬於他們的世界，或者不符合他們的類型。書中隨處可見關於奧黛特或阿爾貝蒂娜不合宜的社交方式與儀態，或者描寫這兩位女士的出身階級以及經濟條件與斯萬或者馬歇爾有著如何的差距。

然而，倘若馬歇爾僅僅沉溺於破解愛人的謊言，或者強行囚禁阿爾貝蒂娜乃至於自己也成爲囚徒，這樣的受苦是無法讓他在自我認識的路徑上更進一步的。以德勒茲的角度來看，如果馬歇爾執著於藉由阿爾貝蒂娜的容顏與表情尋獲任何隱藏於表象之後、或者超越表象的真相，他的「學徒鍛鍊」（*apprenticeship*）就只能停留在永無止盡的失望。或者，更進一步地說，馬歇爾若僅僅簡化了阿爾貝蒂娜的臉與身體本身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他便

無從由嫉妒與焦慮的折磨中解脫，進而體悟「自我」與「時間」的真義。

為何馬歇爾執拗地想去破譯阿爾貝蒂娜的臉？阿爾貝蒂娜的臉究竟表現什麼？抑或者問，阿爾貝蒂娜的臉可以做什麼？

（What is Albertine's face capable of?）這個提問明顯是從斯賓諾莎（Spinoza）著名的提問「身體可以做什麼」而來，然而斯賓諾莎此一提問的重要性何在？為何我們仍不知道身體能夠做些什麼？德勒茲在《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一書中指出，<sup>3</sup> 我們之所以對於身體能夠做什麼一無所知，是由於我們對主動力（force or power of action）一無所知，<sup>4</sup> 若是如此，我們要如何才能由被動轉化為主動？人們往往透過被動的情感（例如受苦）或是無能為力（impotence）來感覺存在，但是根據斯賓諾莎《倫理學》的說法，被動的情感（passive affections）卻又更加切斷我們與主動力之間的聯繫（主動力就是身體的力量）。就這一方面而論，普魯斯特的文本提供了一個極佳的例子。馬歇爾的生命表現出的那種無力感，他與阿爾貝蒂娜之間那絕望的、窒息的愛，都是透過受苦與折磨來感覺的，其中關鍵的情感就是嫉妒（jealousy）。<sup>5</sup> 本文意圖仔細檢視嫉妒這種情感，並指出嫉妒雖

<sup>3</sup> 中文書名為筆者暫譯，法文原書名為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英文書名的譯法與原文稍有出入，譯為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sup>4</sup> 關於“force or power of action”（*la force ou puissance d'agir*）一詞，筆者暫譯為主動／行動力，action/agir 除了有主動的意義以外，也有行動的意味。因此，在《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中，德勒茲提到行動（action）與主動（active）以及情感（passion）與被動（passive）此一聯繫。筆者於本文稍後部分使用「主動力」一詞，皆同時包含行動力的意涵，passion 則譯為被動情感。

<sup>5</sup> 中文的「嫉妒」一詞，在英文裡可以有 envy 與 jealousy 兩種意思。這裡必須清楚說明，本文處理的「嫉妒」全都指 jealousy 而非 envy。在《倫理學》中關於 envy 的明確的定義較多，可參見第三部分命題二十四附釋與命題三十二附釋，關於 jealousy 的定義則不明確。Envy 指的是人們對於他人的好事感到痛苦，對於他人的痛苦則感到愉悅、幸災樂禍。斯賓諾莎認為這種嫉妒是一種恨或者痛苦，只會阻礙身與心的行動力，另請參見第三部分命題五十五附

然屬於被動的情感，卻不全然是（或者不必然被解釋為）負面的或者是毫無價值的。因為任何情感都決定了我們的欲望甚或是我們的本質。我們真實經歷的感覺稱之為欲望，而我們欲望的變換便是主動力的變換。<sup>6</sup>

這樣理解欲望與情感的方式奠基於德勒茲對斯賓諾莎的詮釋，在我們細看《追憶》的例子以前，有必要先就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關於「情感的力量」（the powers of the affects）的若干說法加以檢視，尤其是在行動中與人們相關的愉悅的或者欲望的情感，這種情感在德勒茲《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一書中則稱之為愉悅的被動情感（joyful passive affections）。<sup>7</sup> 斯賓諾莎《倫理學》裡明確的意圖是指出欲望就是人的本質，欲望的力量與欲望的增減可能被外界事物的力量所決定，但是欲望也可能是人的主動行為。為了讓欲望儘可能不受制於被動情感，為了讓人們更朝向主動行為，人應該運用理性（reason；參見第四部份附錄〔一〕、〔二〕、〔三〕）。但在斯賓諾莎的說法裡，理性並非單純用以消滅情感或者駕馭情感，因為理性並不能、也不全然用以克制情感。斯賓諾莎的「理性」並不是一套規範性質的思維方式，他認為「理性的本質無非就是我們的心靈可以去清楚明晰地理解」（第四部份命題二十六證明）。如果我們不想全然受制於被動情感，方法正如斯賓諾莎所指出的，「一個被動的情感只要當我們對它形成清楚明晰的觀念，立即停止其為一個被動的情

---

釋。下文出現的《倫理學》中譯文，同時參考了賀麟的中文譯本，以及 Curley 的英文譯本，並於必要處作修改，或為筆者根據英譯本自譯為中文。

<sup>6</sup> 詳見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231。以下有關本書的引文中譯，皆為筆者自譯，本書在下文中簡稱為 EP，頁碼則參照英譯本。

<sup>7</sup> 請參見《倫理學》第三部分命題五十八。斯賓諾莎提出：「除了屬於被動情感的愉悅與欲望以外，還有其他愉悅與欲望的情感是在我們的行動中與我們相關」。德勒茲則據此提出愉悅的被動情感（joyful passive affections），請參見 EP 246。

感」(第五部分命題三)。換言之,不讓被動情感吞噬人們的方法並非由理性去消滅它,而是去認識情感,如此一來,「就可以讓原本受制於情感的心靈去思考那些心靈所洞察之事,以及能令心靈有所滿足之事,而情感便能與外在原因的思想分離,並與真思想結合」(第五部分命題四附釋)。若我們能夠清楚認識被動情感,它就能轉化為非被動的情感。認識與理解本身就是主動力。因此,唯有當我們去認識、去理解,我們才能主動。斯賓諾莎在《倫理學》最後再次重申以理智(intellect)抑制情欲(lust)不可能使人得到幸福。

藉由上述簡要說明《倫理學》裡的若干要旨,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出斯賓諾莎想要提出的「倫理」並非奠基於傳統的、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善與惡」的道德對立,而是奠基於主動與被動的差異。當然《倫理學》也關注善與惡的問題,但他所謂的善與惡的分別與傳統的、超越性的倫理學不同。善與惡在斯賓諾莎的說法中,不是截然二分的規範性準則,對於斯賓諾莎來說,能夠真正促進理解的東西就是善(參見第四部分命題二十七證明)。就如丹尼爾·史密斯(Daniel Smith)所言,所謂的倫理問題,不是要求人們「應該做什麼」,反之,人們應該問自己:「我能做什麼」?<sup>8</sup> 一個人被視為好的、有德行的,是由於他增強了主動力,反之,則由於他切斷了自己的主動力而淪為被動情感的奴隸。人必然會有情感,但不必然只能被動地讓情感拖曳。如果倫理問題是以「我能做什麼」作為出發點,斯賓諾莎提出一個藉由認識、理解而轉化被動為主動的方法,這個轉化需要理性(reason)而非理智(intellect),而且重要的是,需要行動。

---

<sup>8</sup> 丹尼爾·史密斯(Daniel Smith)將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稱作「內在倫理學」(immanent ethics),其論文並針對德勒茲與斯賓諾莎的倫理與欲望的說法有進一步的解釋。詳見“Deleuze and the Question of Desire: Toward an Immanent Theory of Ethics”一文。

針對斯賓諾莎提出的主動與被動情感的區分，德勒茲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反對將斯賓諾莎視作知性論者（intellectualist：EP 220），斯賓諾莎提出重要的「身體」的概念，或者著重「情感」的論述，並非只爲了訓示人們必須朝向知性而禁欲。身體與情感、欲望息息相關，而欲望是人的本質，身體處在不斷變動的狀態中，每一個狀態都同時涵括了情感與觀念，這便是爲什麼斯賓諾莎說「沒有人能夠確切了解身體的結構，可以說明身體的一切功能」（第三部分命題二附釋），正由於「身體自身單是按照它自身性質的規律，即可以做出許多事情來」（同上）。但這個說法也並非完全反轉了傳統心靈優於身體的結構，而是指出「心靈的命令、欲望和身體的結構，在性質上，是同時發生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同一的東西」（同上），這種論述便是斯賓諾莎的「身心平行論」（parallelism）。<sup>9</sup>

斯賓諾莎的平行論受到德勒茲的關注，是由於這種說法提出了身體、欲望、情感的重要性，並且更進一步與「感受力」（capacity of being affected）有關，因爲「身體所能做的與它所能感應的本性與限制相互應合」（EP 218）。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第四部分命題三十八和其證明中指出，身體如果可以感應得更多（或者說，身體可以受多方面的影響），那麼心靈能夠認識事物的能力

<sup>9</sup> 必須稍加說明的是，大部分關於斯賓諾莎的身心（body and mind）關係多用“identity”（身心同一論）來論述，但德勒茲卻專就「平行論」一詞，在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和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兩本書中有明確的說明。德勒茲認爲，雖然平行論一詞是萊布尼茲創造出來表述自己思想的，這個詞卻更適合用來呈現斯賓諾莎學說的獨創性，也就是，「身體之系列與心靈之系列在平等的原則下不僅呈現同一的次序，而且呈現同一的聯繫……身體中的一切主動感受就是心靈的主動感受，而心靈中的一切被動感受就是身體中的被動感受」（《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81-82）。在德勒茲看來，斯賓諾莎的說法至少有兩點是具有顛覆性的。首先身心平行論的說法與傳統的道德觀點相反，也不承認身體受制於心靈的決定。另外，德勒茲還進一步推論，平行論證明結果產生一種「本體論的平行論」，是「在一切屬性下的諸樣態之間，在只是屬性有差別的諸樣態之間的平行論」（82）。

就愈大。而感受力無疑地與感受 (affect)、情感 (affection)、欲望 (desire/conatus)、激情 (passion) 等不可分離。德勒茲重述斯賓諾莎的論點：情感與激情不同，激情是被動的情感，是由外在事物所引發，而受感應的身體只擁有不真切的觀念 (inadequate idea)，因此對於這種情感我們不是其真切原因 (adequate cause)。人的情感雖然來自不同身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卻未必都是被動的，當情感本身是行動，或者當情感是全然由感應的身體 (the affected body) 的本性 (nature) 所解釋時，它就是主動的情感 (詳細論證可參見 *EP* 220-21)。斯賓諾莎指出，「我們的心靈在某些狀況下主動，但某些狀況下被動；只要具有真切的觀念，它必然主動，只要具有不真切的觀念，它必然被動」 (第三部分命題一)。但是德勒茲要進一步去問：我們如何才能產生主動情感？要如何才能產生真切的觀念？筆者認為，正是在這些問題的提出與解釋中，德勒茲所詮釋的斯賓諾莎顯露出獨特的新意，他使得身體與情感的動能更加被突顯出來。為了明白這個獨特性，我們必須細看《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第十四章〈身體能夠做什麼？〉裡德勒茲對於斯賓諾莎這個提問的詮釋。簡要來說，他的詮釋有兩個論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是德勒茲認為愉悅的被動情感與主動力有關，其二是德勒茲用兩個身體「遇合」 (encounter) 而發生的情感與彼此間的關係，來交纏化 (complier) 斯賓諾莎關於愉悅與悲傷情感的說法。<sup>10</sup> 他提到，「當一個樣態 (mode) 存在，它的本質就根據它每個時刻的情感而不斷變化」 (*EP* 225-26)。用斯賓諾莎自己的說法，就

<sup>10</sup> 對於德勒茲來說，*impliquer-expliquer-complier* 與表現的概念密不可分。在《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一書首章，德勒茲便提出含蘊 (enveloppe) 、闡釋 (expliquer) 兩個動作是表現的兩個面向，與交纏化 (complier) 相關。含蘊就是捲入 (impliquer) ，闡釋就是開展 (développe) 。雖然原本的脈絡旨在討論一與多的關係，我們也可將這些說法視為德勒茲詮釋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策略。

是指「欲望是人的本質本身」（第三部分情感的界說 I）。所謂欲望，是「人的一切努力（striving）、本能、衝動、意願等情緒，這些情緒隨著每個人身體狀態的變化而變化」（第三部分情感的界說 I 說明）。所以，如果我們不知道身體可以做什麼，也就意味著我們不知道我們能有什麼情感，不知道我們的力量能夠觸及哪裡，人們才會「被〔情感〕拖曳著時而這裡，時而那裡，不知道應該朝著什麼方向前進」（同上）。如果我們不能認識主動力，就無法不受被動情感所困擾。大部分的人唯有在受苦時才感覺到自己存在，在斯賓諾莎看來，這是無知的人（ignorant man）的狀態，因為他們完全處於被動情感中，全然受外在因素所決定，所以當他一旦不再被動，他就停止存在了（第五部分命題四十二附釋）。

順著斯賓諾莎的脈絡，德勒茲把欲望的說法與感覺（feelings/sentiments）聯繫起來，並提出：「只要我們的感受力是由被動情感所行使，欲望就是由激情所決定，或者說，如斯賓諾莎指出的，欲望本身源自於激情。但是，即使如此，**我們的主動力也開始作用**」（EP 231，粗體部分為筆者所加），這一點是我想在後文中加以強調的。德勒茲肯定源自於被動情感的欲望，並且認為欲望本身有主動性，因此才能為被動情感如何能轉化為主動力提出一個具體而可能的路徑。被動情感雖然表明我們的無能，阻絕我們的力量，但同時也蘊含著某個程度的主動力。被動情感與感受力不可分離，欲望由被動情感所決定，欲望本身可視之為主動力。欲望隨著情感的變換而變換，這種動態的轉換就是我們主動力的轉換。我們的欲望與本質由感覺所決定，是感覺決定我們如何欲望、如何想像，當感覺與我們的本性相符合時，主動力便能得到增強。

德勒茲所強調的「遇合」的說法更直接點出，被動情感的引發與不同身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密切關係。如果《倫理學》的要

旨是要人們理解自己的本性進而變得主動，而「情感的本性或本質不能單獨由我們的本性或本質來解釋」（第四部份命題三十三證明），理解自己和他人的遇合而引發的被動情感便是理解我們本性的重要的一步。德勒茲認為，兩個身體遇合時便產生了某種關係，若這個關係與彼此本性不能相容時，便會引起悲傷的被動情感，此時人們會盡力去排解悲傷，在另一個身體的一部分上施加某種新的關係，為的是讓這個新關係與他的本性相符合。如果在偶然遇合（*chance encounter*）中，兩個身體產生無法相容的關係乃至於引發悲傷的被動情感，在德勒茲的說法裡，去改變或重組身體之間的關係則是一種組織良好遇合的作法，這個方法符合人本身的欲望，也就是每一刻都在尋求愉悅或自身完滿。去理解某個偶然的相遇，藉由重新建立身體之間的關係而排解悲傷的被動情感，對德勒茲來說，便是通向愉悅、增加行動力，因此努力經驗最強烈的愉悅的被動情感才可能產生主動情感。<sup>11</sup>

讓我們再回到普魯斯特的文本，細觀「嫉妒」這種情感。如前文所述，馬歇爾在他與阿爾貝蒂娜之間的愛戀過程中，始終飽受嫉妒之苦，然而這段苦戀卻是馬歇爾成為自己、成為作家的過程裡一段不可或缺的經歷。如果我們將嫉妒理解成全然被動的情感，就不能理解馬歇爾如何從反覆企圖破解阿爾貝蒂娜的謊言、她的容顏，卻又反覆挫敗的循環裡，最後卻能為自己的生命進行再創造，一次真正的創造。我們也不應忘記，事實上，關於嫉妒的主要例子在《追憶》裡有兩個，一個是前文所述的馬歇爾與阿爾貝蒂娜的戀情，另一個則是斯萬與奧黛特的戀情。許多普魯斯特研究者都指出〈斯萬之戀〉（“*Un amour de Swann*”）一節在《追憶》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是由於〈斯萬之戀〉的敘述視角

---

<sup>11</sup> 德勒茲提出理性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要經驗最強烈的愉悅的被動情感以增加我們的行動力，第二階段則是讓行動力強大到足以產生主動情感（*EP* 262）。



是全部作品中最特殊的。<sup>12</sup> 敘事者馬歇爾從自身往事的回顧，轉而敘述一段「從別人那裡聽來的別人的回憶」（I 201），這個突兀的敘述視角的轉折對於「回憶」主題有重要的作用。<sup>13</sup> 除了敘述視角的特殊之外，〈斯萬之戀〉一段所描述的情節，基本上已為馬歇爾往後將面臨的愛情遭遇提供了「原型」。〈斯萬之戀〉裡關於斯萬在愛情經歷中的各種情感的探索與描述，則是現代文學的重要代表。斯萬的「嫉妒」在普魯斯特研究中並不是罕見的議題，由斯賓諾莎《倫理學》來分析普魯斯特作品的研究也指出，普魯斯特在許多方面都是個斯賓諾莎主義者（Spinozist），<sup>14</sup> 正

<sup>12</sup> 關於敘述視角的討論，其中最為精闢的研究當屬吉哈·玖聶特（Gérard Genette）的《敘事論述》（*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伊雷歐諾·奇門曼（Eléonore M. Zimmermann）的論文也針對〈斯萬之戀〉的敘事提出值得參考的觀點。

<sup>13</sup> 斯萬的語言風格對於馬歇爾往後關於回憶的體悟有重大啓發之處，這點可參考克勞蒂亞·布洛斯基（Claudia Brodsky）所著之〈追憶斯萬：普魯斯特作品中的記憶與再現〉（“Remembering Swann: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Proust”）一文。

<sup>14</sup> 就筆者所知，最直接處理普魯斯特與斯賓諾莎之間聯繫的論文有斯蒂芬·布朗（Steven D. Brown）與保羅·斯坦那（Paul Stenner）合著的〈感受：斯賓諾莎與情感心理學〉（“Being Affected: Spinoza and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以及瑪莎·努斯邦（Martha Nussbaum）所撰之〈愛的提升：柏拉圖、斯賓諾莎、普魯斯特〉（“The Ascent of Love: Plato, Spinoza, Proust”）。前者以斯賓諾莎關於情感的說法解讀〈斯萬之戀〉中的嫉妒，並將之視為一種激情（passion）。雖然此文同意嫉妒這種情感有其複雜性，但作者處理嫉妒的角度與筆者在本文嘗試的頗有出入。布朗和斯坦那的文章聚焦於〈斯萬之戀〉中一段情節較為明確的三角戀情，亦即斯萬、奧黛特、福什維爾（Forcheville）的三人關係，因此可以用《倫理學》第三部分命題三十五證明來解釋為何當一個人欲望他所愛對象的形象時，如果遭到與她相關的另一個形象所妨礙，會感到痛苦。這種嫉妒的情感還包含著三角戀情的競爭關係。這篇論文的論述脈絡是從檢視斯賓諾莎與笛卡爾的身心關係開始，接著提出遇合中發生的感受力（capacity of being affected）與影響其他身體的能力（capacity to affect）等概念，藉以申述《倫理學》裡的不／真切觀念（in/adequate ideas）與形象（images）以及情感（affect）的聯繫。布朗和斯坦納認為普魯斯特是斯賓諾莎主義者的主要理由是「這兩者都認為嫉妒是最複雜的情感之一」（98）。專就〈斯萬之戀〉一例說來，作者以心靈所形成的觀念以及形象與想像等角度來處理嫉妒，並詳細解釋為何嫉妒的男子會如此痛苦，這個

由於普魯斯特重視情感的力量，並且他愛情故事裡的男主角欲求更清楚明晰地理解情感。斯萬對奧黛特的猜疑與嫉妒在馬歇爾身上幾乎完整地重複；馬歇爾即使在斯萬身上已經預見嫉妒所引發的痛苦，卻仍不可避免地重複了那種痛苦。斯萬最後從這段充滿妒意的愛情經歷所作的結論竟是「我浪擲了好幾年光陰，甚至恨不得去死，這都是爲了把我最偉大的愛情給了一個我不喜歡，跟我不同類型的女人！」（I 412）。這是因爲斯萬在與奧黛特結婚之後，才發現奧黛特已經無法引起他的嫉妒了。之前斯萬總是對奧黛特的行蹤與模糊不清的過往充滿猜疑，「斯萬愛情的存在，

---

說法頗具說服力。本文著重的馬歇爾的例子與斯萬的例子有所不同（詳見上文），對馬歇爾而言，嫉妒這種情感促使他那想知道的心情並且引發解釋的渴望，這些都是馬歇爾自我認識與創造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而非只是痛苦。

努斯邦的論文則以「愛的提升」爲主軸，牽引出一個串聯柏拉圖、斯賓諾莎、普魯斯特三者的思考脈絡。換言之，作者提出斯賓諾莎對於愛的提升的想法深受柏拉圖的影響，而普魯斯特式的愛也可見柏拉圖和斯賓諾莎的影子。斯賓諾莎認爲人不可能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見《倫理學》第四部份命題四），情感則是我們對自己與外在事物關係的辨識，因此愛的必要條件，就是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有助於我們生命自我保存的特質。努斯邦從斯賓諾莎的角度出發來閱讀普魯斯特，例子是馬歇爾在巴爾貝克初見阿爾貝蒂娜時，他說：「如果我們認爲，這某某姑娘的雙眸只不過是發亮的雲母圓片，我們就不會貪婪地要了解她的生活並且將她的生命與我們結爲一體了。但是我們感覺到，在這個反光圓體中閃閃發光的東西，並非只源於某物質結構。我們感覺到，這是……這個姑娘對於她了解的人和地點所形成的觀念的陰影。……我們尤其感覺到這就是她本人，懷著她的欲望，她的好感，她的厭惡，她那朦朦朧朧、斷斷續續的意願。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占有她目光中的東西，我就更不能占有這個騎自行車的少女。因此，使我充滿欲望的，是她整個生命」（II 393）。馬歇爾對於阿爾貝蒂娜的愛源自他意欲掌握她身上那些他無法全然占有的東西。雖然作者從柏拉圖、斯賓諾莎、普魯斯特這個脈絡開始，卻指出斯賓諾莎與普魯斯特並不像柏拉圖那樣，認爲愛人只著重美好的事物；反之，這兩者認爲，若能在愛情的痛苦經歷中凝思，便能從痛苦中尋覓愉悅。本文與努斯邦的論文最大的差別在於，努斯邦認爲在普魯斯特的例子裡，唯有免除嫉妒的文學藝術家與讀者們，才能明辨他者心靈的特殊性。本文將嫉妒視爲具有行／主動力的被動情感，但不聲稱有「愛的提升」，或者要成爲作家的馬歇爾意欲擺脫嫉妒。反之，正由於嫉妒的情感，才使得馬歇爾得以成爲文學藝術家。

他的嫉妒的執著，由數不清的欲念、數不清的疑慮的消亡和超脫所組成，而所有這一切，都以奧黛特為其對象」（I 402），但是他的愛情走到後來，當他掌握奧黛特曾與其他人交往的證據時，卻發現自己竟然不感到絲毫痛苦，他便明白，愛情已經離他遠去了。〈斯萬之戀〉在斯萬對自己虛擲多年光陰在一個與他不同類型的女人身上的憂憤與遺憾中倏然而止。

馬歇爾在承受愛情之苦時，也處處提及他的痛苦源自於他愛上了一個與他不同類型的女人（在阿爾貝蒂娜、奧黛特、甚至馬歇爾的好友聖盧身上都帶有馬歇爾無法穿透的秘密——他們的同性戀傾向。所以當馬歇爾說「不同類型的人」時，也同時包含了這層含意）。然而，如果馬歇爾只是重複了斯萬的痛苦，普魯斯特又何需把同樣的故事再說一遍？馬歇爾的愛情故事並沒有在〈女囚〉一卷結束。在阿爾貝蒂娜死後，他又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女逃亡者〉），毫不疲倦地反覆回憶他的愛情，明白了即使他們都受嫉妒所苦，他與斯萬的經歷卻不同。<sup>15</sup> 斯萬對敘事者的人生影響甚鉅，斯萬開啓了馬歇爾的嫉妒的情感（也就是著名的「睡前戲碼」，因為斯萬的來訪，馬歇爾無法在睡前得到母親的晚安吻而深陷痛苦，是《追憶》全書第一個嫉妒的場景），斯萬也是馬歇爾的文學藝術啓蒙者，甚至斯萬之戀裡描述的凡德伊「小樂句」（*la petite phrase musicale de Vinteuil*）情節的鋪陳都與《追憶》裡不由自主的回憶（*mémoire involontaire*）相互呼

<sup>15</sup> 馬歇爾自述：「總之，我的幸福、我的不幸都是斯萬沒有經歷過的，因為恰巧在他愛戀奧黛特並為她妒意大發的時候，他幾乎見不到她，而且每當她在某個約會的最後時刻取消約會時，他去她家又那麼困難。可是這之後他卻得到了她，她成了他的妻子，直到他離開人世。我卻相反，我在為阿爾貝蒂娜而妒火中燒時，我比斯萬幸福，因為她當時住在我家，我已經得到了她。我已經在事實上實現了斯萬當時夢寐以求的事，而他切切實實地實現自己的願望時，他對此已經無所謂了。不過，我究竟沒有像他留住奧黛特留住阿爾貝蒂娜。她走了，她死了」（VI 85）。

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斯萬最後一次聆聽凡德伊小樂句，回憶也在不經意的時刻突然湧現，他卻沒有從這段回憶中汲取任何超越時間的東西，反而展現一種絕望與無能為力，「從這個晚上起，斯萬明白奧黛特對他的感情已經一去不復返，他對幸福的期望也無法實現了」（I 382）。與之相反，馬歇爾在最末卷的聖蓋爾芒特宴會中，不由自主的回憶再次現身的時刻，體悟到「一個唯有藉助於現在與過去的相同處之一才能達到的生命，一個在享有事物的精華後才能顯現的生命，也即是與時間無關時才顯現的生命」（VII 197）。兩個深受嫉妒之苦的人，最終的體悟卻有天壤之別。斯萬失去了愛情，也失去對於文學藝術追求的熱忱，他一直想要進行的弗美爾（Vermeer）研究始終都沒有完成；反之，馬歇爾在永遠失去阿爾貝蒂娜之後，卻在對永恆生命的體悟裡，確認了自己的文學才能，確認了文學的實在性，並且終於能夠深入地自我認識，開始他的書寫與創造。

克勞蒂亞·布洛斯基（Claudia Brodsky）精闢地指出斯萬這個角色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有一種不直接的說話風格，以及他不為人知的交際生活——他悄悄過著另一種生活（other life），敘事者一家人都不知道斯萬與聖日耳曼區上流社會的密切往來。斯萬忠實於「另一種生活」，因此總是不願透露任何他知道的事。這種狀態也同時發生在他與奧黛特的交往中；他總是猜疑奧黛特也有「另一種生活」，隱瞞他、欺騙他，奧黛特不透明的生活方式與過往的情史一再阻斷斯萬想要清楚認識的意圖，使得斯萬對他們之間的關係只能有不充分的認識，讓他的情感完全由外在事物所決定，也就是讓自己全然受制於被動的情感，並且到最後因自己不再愛奧黛特，不再被動，竟懊惱地宣稱自己「恨不得去死」（I 412）。斯萬的例子具體呈現了斯賓諾莎所說的奴役狀態，他全然受被動情感支配，行為沒有自主權，而受命運的宰制。被動情感的力量取決於外在原因的力量與我們自己力量的相互比較

（第四部份命題五），也就是說外在原因的力量愈強大，被動情感的力量便愈大，而我們的力量則愈小。斯萬全然受制於外在原因的力量，完全處於被動情感，才會當他已不再為奧黛特嫉妒時，他也停止存在了。斯萬無法擺脫情感奴役的主要原因是他無法從他與奧黛特兩個本性相左的身體遇合而引發的痛苦中，進一步去認識外在原因，而悲傷永遠是被動的。本文想特別處理的「嫉妒」這種情感在《倫理學》裡正好被略過了。斯賓諾莎說：「關於嫉妒的界說與其他的人心的波動，我將省略不提，一則因為它們是我們已經加以界定的許多情感的複合體，二則是由於許多情感還沒有名字」（第三部分情感的界說）。在《倫理學》裡唯一有明確提到的部分出現在第三部分命題三十五附釋，斯賓諾莎認為嫉妒是情感的波動，「這種人心的波動源自愛恨交織」。如果愛可以帶來愉悅，恨會帶來悲傷，如果當組成一個情感的外在原因複雜時，這個情感的力量可以很大，又如果嫉妒這種複合情感的性質無法以單純的方式明確定義，我們也許可以從「愉悅的被動情感」的角度來理解且交纏化這個連斯賓諾莎也噤聲不語的情感——嫉妒。德勒茲詮釋斯賓諾莎關於情感的說法，並提出「愉悅的被動情感」，並非沒有可爭議之處。<sup>16</sup> 但嫉妒的發生必然關

---

<sup>16</sup> 關於德勒茲「愉悅的被動情感」最直接的挑戰應是彼爾·馬謝瑞（Pierre Macherey）。在〈與斯賓諾莎相遇〉（“The Encounter with Spinoza”）一文中，他認為對於斯賓諾莎而言，所有被動情感皆無一例外是悲傷的，因此德勒茲「愉悅的被動情感」的說法有其危險之處。賽門·杜菲（Simon Duffy）的專書《表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Expression*）第七章則指出，馬謝瑞會對德勒茲提出質疑是由於他將德勒茲的愉悅的被動情感視作有害的愉悅（harmful pleasure）或者激情的愉悅（passionate joy）。本文無意在此解決這個由詮釋而引發的論戰，但筆者有責任提醒讀者，德勒茲提出的愉悅的被動情感與他對斯賓諾莎的哲學詮釋有關，然而他的詮釋的正當性為何，以及這個正當性如何成立，已超過本文範圍，但筆者認為，德勒茲交纏化斯賓諾莎對情感的說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德勒茲比斯賓諾莎更關注自我與他者（或者兩個不同的身體）之間的關係。有鑑於此，本文已於前述部分提出，在「愉悅的被動情感」的說法裡，「遇合」是頗為重要的一點。

乎某種「遇合」，嫉妒的人可能會欲求理解引發這個情感的外在原因。這個情況的具體例子便是馬歇爾。

馬歇爾與斯萬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知道他有「受苦的需要」，這個需要來自馬歇爾自身，但是這個需要卻無法由馬歇爾自己滿足。嫉妒發生於不同身體之間的彼此作用，即便嫉妒的引發是由於我們對他人或者外在事物只有不真切的觀念，即便嫉妒的引發必須透過他者／身體，嫉妒卻不全然是被動的情感，而是一種具有行動力的激情（active passion）。就馬歇爾的例子來看，當他自問：「為什麼我一定要尋找一顆神秘的靈魂，解釋一種臉部表情？」緊接著他又自答：「但我很清楚，真實的東西，至少是真正的東西，乃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我自己在阿爾貝蒂娜眼中看出的神情，是折磨我的恐懼感，是我關於阿爾貝蒂娜向自己提出的問題」（V 388）。馬歇爾這段話已直陳他的嫉妒之情有其主動性，他需要嫉妒，嫉妒所引發的痛苦對他來說是一種需要，因為伴隨著嫉妒之情而發生的，是馬歇爾「自己的所思所想」。阿爾貝蒂娜的臉部表情，與其說是一個由無限可能性構成的未知世界的顯現，而馬歇爾欲求捕捉它、渴望對它有更清楚明白的理解與認識；與其說馬歇爾把阿爾貝蒂娜的容顏當作是認識的對象，而她是未知世界的體現；毋寧說馬歇爾的欲望其實更在於不斷「虛擬化」（virtualize）阿爾貝蒂娜的臉，讓自身成了一個可受影響的身體（a body to be affected）。

在〈臉可以作什麼？〉一文裡，理察·羅世敦（Richard Rushton）指出，臉開啓了一個可能性的經驗，以德勒茲的論述來解釋，臉是虛擬（the virtual）而經驗是實在（the actual）。作者又提出，「臉將無限的可能性縮減為有限的可能，但也釋放了潛能」（228）。換言之，臉既連接了有限與無限，也區分了有限與無限。雖然羅世敦的論文沒有處理普魯斯特的文本，我們卻可以從這個說法得到重要的啟發。阿爾貝蒂娜的臉可以做什麼？它

將無限的可能性轉為有限，更清楚地說，任何兩個原本各自獨立的身體的遇合可以有無限可能性，阿爾貝蒂娜的臉讓兩個原本各自獨立的身體的具體遇合發生，並開始作用，這也就是德勒茲在《斯賓諾莎與表現的問題》一書裡發展的論點。當我們問阿爾貝蒂娜可以做什麼，也就等於問阿爾貝蒂娜的臉可以「表現」什麼。德勒茲不說表現的「概念」，而說表現的「問題」，其出發點就是重新思考柏拉圖主義與挑戰再現的邏輯。「表現」並非「再現」，因此阿爾貝蒂娜的臉並非再現某個隱藏在背後的真相或情感，阿爾貝蒂娜的臉「表現」，也就是說，這個表現引發了更多的「問題」，並且讓受牽連的人事物都「動」了起來。馬謝瑞一針見血地指出德勒茲「表現的邏輯」基本上就是「力量的邏輯，也可說是生命的邏輯，或者運動的邏輯」（147）。正如同生命一般，表現本身就是行動，也只能在行動中被理解，因此德勒茲說：「存在就是表現自身，表現其他事物，或者被表現」（EP 253）。由此可知，在表現的邏輯裡，德勒茲強調行動／主動，強調由遇合而發展的關係，這便是為何情感（*affection*）扮演關鍵角色，因為情感是一個身體被另一個身體影響（*affect*）的方式。德勒茲據此又提出感受力（*capacity to be affected*）的說法，對於德勒茲來說，主動情感與被動情感的比例可以變化，而且是此消彼長的。感受力由主動情感與被動情感一起構成。從倫理的角度來說，也就是從要增強主動／行動力的角度來說，一個身體的行動力表現了它的本質，行動力就是感受力，因此感受力愈大，行動力愈強。

阿爾貝蒂娜的臉讓遇合發生，並開始作用。馬歇爾直接感覺到的是嫉妒這個被動情感，但是嫉妒的感覺本身已不是單純的情感。克莉斯汀·羅斯（Kristin Ross）關於嫉妒的說法十分具有啟發性（詳見“*Albertine; or,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一文）。作者認為嫉妒內蘊著詮釋的渴望，但嫉妒作為一種詮釋活動與其他的詮釋活動最大的不同處，並非質的差異，而是量（程度）的

不同。「嫉妒……熱衷於在不必然矇蔽感覺的情況下，突顯了某個既有結構並改變結構的比例」（139）。這也就是說，原本可能無關緊要的事物突然變得無比重要。正如馬歇爾自述，「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當一個我們所愛的人對我們隱瞞了以後，竟會陡然間變得那麼意味深長！」（V 97）。嫉妒是與解釋活動密切相關的情感，嫉妒的發生總已牽涉了某個細節，它不期然地突顯出來，而且是太過明顯的「表現」。「妒意的乖張，輕信的盲目，都要比我們鍾愛的這個女人所能想像的程度強烈得多。她主動對我們發誓說某人只是她的一個朋友，我們暗中卻不由得吃了一驚，因為我們這才知道（先前簡直就沒想到過）那個男子居然會是她的朋友」（V 99）。在這個情感與解釋正在發生的時刻，馬歇爾的行動表現在他熱切地試圖去解釋，又正在他不間斷的解釋行動中，他愈表現自身的本質（本質被表現在行動中），因此他愈得以認識自我，或者成爲自己。

因此馬歇爾的身與心在他虛擬化阿爾貝蒂娜的過程中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他隨著阿爾貝蒂娜的變化而作相應的變化；與此同時，阿爾貝蒂娜也並非是靜止不動的身體，在與馬歇爾的交往過程中，她的形體不斷在變化，不斷處於運動（movement）之中，因而她「賦予了自己的外表一種堪與物理上表示速度的符號相當的標記」（V 94）。馬歇爾與阿爾貝蒂娜之間的相互對應（correspond）且同時變化的過程，便是馬歇爾成爲自己，並且不斷進行創造的過程。就像他描述的：

這樣一個個阿爾貝蒂娜，各不相同，就像一個女舞蹈演員，隨著舞台燈光的千變萬化，她的色彩、身影和性格不斷變化，每次出場都各不相同一樣。說不定正因為那個時期我在她身上欣賞到的人物是那樣變化多端，後來我也養成了習慣，根據我想到的是哪一個阿爾貝蒂娜，我自己也



化成另一個人物；或妒火中燒，或毫不在乎，或追求肉慾，或鬱鬱寡歡，或怒氣發作，不僅隨著復甦的記憶偶然而至，而且根據我理解同一回憶的不同方式所施加的信念強度去重新創造這些人物……在我眼前出現的阿爾貝蒂娜，從來不是一個模樣，正像接踵而至的各不相同的各種大海……哪一天我看見阿爾貝蒂娜，哪一種信念籠罩著我的心靈，構成這一天的氣氛。（II 569-70，粗體為筆者所加）

從馬歇爾自述他與阿爾貝蒂娜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與作用的情況看來，創造並非是一個由無到有的突現狀態。一般說來，《追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情節，是瑪德蓮娜餅（*la petite madeleine*）以其驚人的強度撞擊馬歇爾記憶的閘門一段。儘管充滿戲劇性，馬歇爾創作的動能卻非源自這個偶然發生的至福的瞬間。在《追憶》末卷馬歇爾再次經歷不由自主的回憶，並體悟時間與藝術的真義，在全書已近尾聲處才催促自己「該是著手撰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了，應該趕緊動手」，並且旋即又憂慮，「然而現在才動手還來得及嗎？」（VII 368）。嚴格說來，馬歇爾的創造沒有確切的起點與終點，他是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不斷地「開始」，正如同他的嫉妒是不斷發作後，緩和，又不斷重新開始，其動力正來自感受力。因為「真正的生活，最終得以揭露和見天日的生活，從而是唯一真正經歷的生活，也就是文學。這種生活就某個意義而言同樣地每時每刻存在藝術家和每個人的身上」（VII 222），對馬歇爾而言，唯一「需要使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是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激情」（VII 233）。他需要認識自身的情感，在他的創造活動中，同時發生的還包括了記憶、理解、想像，以及永不止息的重新創造，他在認識自身的同時也必須讓自己成爲一個可受影響的身體。

本文試圖從一個被界定為被動的情感——嫉妒，去理解這種情感能蘊含的主動性。阿爾貝蒂娜那雙「魂牽遠方、憂鬱難消的萬花筒般千變萬化的眼睛」（V 95），她那張封存著無數秘密的臉，在每一個引發馬歇爾嫉妒之情的時刻，讓兩個身體由無限可能中聚焦，讓遇合發生，並引發問題，讓彼此開始運動。倘若馬歇爾為阿爾貝蒂娜妒火中燒時，只有絕望與痛苦，沒有認識這種情感或意圖詮釋，就會如斯萬一般，成為情感的奴役。然而馬歇爾有所「行動」，他在探索阿爾貝蒂娜謎樣的、不為人知的秘密中，企圖解釋的並非單純是謊言背後的真相，而是他向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她的問題。以這個角度來讀《追憶》，或許能夠在某個程度上理解了為何馬歇爾即使因她受盡折磨，仍能在這段苦戀中，尋獲創作的動能，最後造就了一個舉世聞名的「馬歇爾·普魯斯特」。

## 引用書目

- Brodsky, Claudia. "Remembering Swann: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Proust." *MLN* 102.5 (1987): 1014-42.
- Brown, Steven D., and Paul Stenner. "Being Affected: Spinoza and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s* 30.1 (2001): 81-105.
- Deleuze, Gilles.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ark Leste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Zone, 1992.
- .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4.
- . *Proust and Signs*. Trans. Richard Howard.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0.

Duffy, Simon. *The Logic of Expression: Quality, Quantity and Intensity in Spinoza, Hegel and Deleuze*. Burlington: Ashgate, 2006.

Earle, Bo. "Involuntary Narration, Narrating Involution: Proust on Death, Repetition and Self-Becoming." *MLA* 117 (2002): 943-70.

Genette, Gé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P, 1988.

Landy, Joshua. "Les Moi en Moi: The Proustian Self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New Literary History* 32 (2001): 135-49.

Macherey, Pierre. "The Encounter with Spinoza." *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Ed. Paul Patton.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6.

Nussbaum, Martha. "The Ascent of Love: Plato, Spinoza, Proust." *New Literary History* 25.4 (1994): 925-49.

Proust, Marcel. *In Search of Lost Time*. Trans. C. K. Moncrieff and Terence Kilmartin. 7 vols. New York: Random, 1992.

Ross, Kriston. "Albertine; or,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2 (1986): 135-49.

Rushton, Richard. "What can a Face do? On Deleuze and Faces." *Cultural Critique* 51 (2002): 219-37.

Smith, Daniel W. "Deleuze and the Question of Desire: Toward an Immanent Theory of Ethics." *Parrhesia* 2 (2007): 66-78.

Spinoza, Benedictus d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pinoza*. Ed. and trans. Edwin Curley. Vol. I.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5.

Zimmermann, Eléonore M. "Proust's Novel in a Novel: 'Un Amour de Swan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8.3 (1973): 551-58.

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北京：商務，2007。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李恆基、徐繼曾等譯。台北：聯經，1999。

德勒茲。《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馮炳昆譯。北京：商務，2005。

鮑義。《星空中的普魯斯特》。廖月娟譯。台北：聯經，2000。